



## 母亲的炊烟

◎茹喜斌(河南平顶山)

当炊烟升起那刻,母亲就在呼唤我了。这时,无论我是在门口的大槐树下甩三角,还是在洛河岸边割草,无论是在北关的地里割麦,还是在东关的田里掰玉米……当我看见我家房顶的炊烟升起时,我就知道母亲在盼我回家了。

我在炊烟里长大,在炊烟里回家。这时的母亲,定然是围着蓝色的粗布围裙,一边往灶膛里添着柴火,一边啪啪地拉着风箱。锅里也定然是咕嘟咕嘟煮着红薯和红薯叶,或是南瓜玉米糝汤。这些粗糙的食物里,有母亲汗水的咸味,也有亲情的甜味,我总是把它们一起盛在碗里,呼呼噜噜地填满辘辘的饥肠。这时的母亲,会用围裙擦手,在灶膛里窜出的炊烟里怜惜地瞅着我,瞅着我……

炊烟飘在记忆的天空。很多年后,我感到那炊烟就是母亲的目光,是母亲缠绕的爱,时刻都在追随着我的身影。

儿时的小县城里,家家都有炊烟,好一幅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的画面,但我一眼就能找到母亲的炊烟。在我渐渐长大的日子里,我愈发体会到了母亲的炊烟里的诗意,它让我的日子有了趣味,有了温暖,有了不尽的回忆。

儿时的炊烟,一年四季都在天空行走。最美是在雪后,天空像一张巨大的宣纸,炊烟就是水墨,浓浓淡淡、或轻或重,一直润向我渴望的远方。我会在秋天时站在院子里,仰望炊烟上南飞的大雁。我相信是炊烟在引导着大雁,我想象着大雁落下的地方是怎样的美丽,我渴望拥有一双大雁的翅膀。

终于,我循着炊烟的方向,走出了

小县城,但我依然怀念我家房顶的炊烟。很多时候,我搂着炊烟入眠,抱着炊烟入梦。母亲的炊烟,时常在夜半时走上我的稿笺,继而走上报刊的版面。母亲的炊烟,走向了外面的世界。

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但我知道炊烟里依然有母亲的呼唤。

多少个黎明和黄昏,在风景如画的南国水乡,我望着江南的炊烟回想我故乡的炊烟,我疑惑是母亲的炊烟找寻我来了。我怀念我的青砖灰瓦、木荆花开的小院,怀念日出日落、月圆月缺里袅袅的炊烟,怀念那炊烟里落叶、豆棵、麦秸、玉米秆燃烧的味道,怀念灶膛里火苗舔着锅底画面,怀念母亲被烟火呛出泪水的眼睛,还有母亲擀面条时那一簪一簪的背影……这记忆,让我在异乡的冬天里也有了温暖。

江南的炊烟有些湿重,很难直直刺向天空,就那样在屋脊上低低地盘旋着。这炊烟,时常让我想到故乡,想到那一塘蛙声、一轮明月,想到一场春雨、一阵秋风,想到母亲傍晚时喊着我小名儿的声音,想到母亲一边烧火做饭,一边给我纳鞋帮的情景。想到我家屋顶的炊烟,是怎样在一帘秋雨里渐渐地淡去、淡去……

炊烟是我对母亲的思念。远离故乡的日子里,每当我看到炊烟就会想到母亲,我知道有着锅碗瓢勺、烟熏火燎的日子才是真正的人间生活,我知道有着母亲的日子,才是人生最好的日子。

但如今,我的父母都走了。只剩下,我对炊烟那不尽的思念。

## 榜样的力量

◎张军停(河南郟县)

今年,是父亲去世第二十年。

我排行老小,孩童时代,父亲对我呵护有加。他是村上学校的教师,上课时总带着我。他的办公室里有《少年文艺》《故事大王》《好儿童》等很多图书,花花绿绿的。他教我认字,给我讲书上的故事。耳濡目染,上小学时,我经常和小伙伴讲起故事,身后总是少不了一串跟屁虫。

记得有次县里举办作文竞赛,老师推荐了我。比赛地点在县城,父亲决定陪我一起去。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我们起了个大早,准备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坐车去县城。出了村,我们在皎洁的月光下静静地走着,父亲给我讲起了他小时候步行求学的故事。

到了镇上,人家汽车司机还没起床呢!时已初秋,天有些凉,父亲用手给我暖热耳朵。到了考场,我发现,全县的考生可真不少。作文竞赛的题目是“变化”,我联想起了我的家——父亲以前当过生产队的会计、队长,他喜欢读书、写作,每年春节前,他都会备好墨水、红纸,用他那漂亮的毛笔字为街坊邻里写春联。后来父亲通过考试,圆了自己的教师梦。也是那个时候,我家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,母亲除了起早贪黑忙地里的农活,还喂了猪,日子渐渐有了起色……

考试结束已经中午,父亲给我买了俩火烧,却说自己不饿。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多

吃些,我吃了一半,就说饱了,把剩下的给了父亲。作文竞赛,我得了全县一等奖,奖品是一支英雄牌钢笔。我得意了好一阵子,让每个小伙伴都试用了。父亲就势引导我,让我越发对写作有了兴趣。

一次,我们围坐在教室里的煤火炉旁和老师讨论问题,我被一个同学挤着,竟把钢笔掉到了煤火炉里。看着心爱的钢笔变软、化为灰烬,我难过得直掉泪。父亲知道了,开导我说,那是荣誉,代表过去,我应该继续努力,争取更大的荣誉。后来,我经常投稿给山西临汾的《作文周刊》,还在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了小作文,这些小成就都归功于父亲,是他的言行感染了我。

有次周末,我到父亲的办公室学习。同屋的老师是教语文的,我看起了他班学生的作文本,那红色的评语,让我很是羡慕。我鬼使神差地拿起了红色蘸水笔,在未批改的作文后面写下了“注意错别字,句子要通顺”等评语。同屋老师在评讲作文时才发现我的“越权”行动,问起我时,我脸红了好一阵子。

我高三时,父亲在教学岗位上累倒了,家里失去了顶梁柱。我继承父业,也成了孩子王。教学之余,我在许昌教委主办的《小学生作文报》上发表了很多指导类文章,成了《作文周刊》的读写辅导员、《小学教学》的通讯员,还在《教育时报》《中国教师报》上有了作品……

父亲,清明节到了,您看到了吗?儿子已经继承您的遗志,正在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……

清明·寄思

## 干了这碗臊子面

◎汐汐(河南平顶山)

上周末,爸爸做了油泼辣子,装瓶让我带回来。妈妈说,做辣子的辣椒粉还是年前姥姥捎回来的。提起姥姥,看到油泼辣子,我就想到了姥姥爷,想到那酸辣咸鲜的臊子面。

姥姥是妈妈的姑姑,婚后就和姥姥爷去了宝鸡工作。因为离得远,我对他们的印象,仅止于不时寄来的特产。我七八岁那年,正是草长莺飞二月天,姥姥爷一家回来探亲,他下厨为我们做了臊子面。

白色的豆腐,黄色的鸡蛋丝,黑色的木耳,还有红红的胡萝卜、绿绿的葱花和菠菜,整个春天的颜色都被装进了碗里,我还没开吃就口水直流。手擀面筋道十足,肉丁肥瘦相宜,喝一口亮红的汤汁,微微的辣,爽口的酸,我的舌尖在吟唱,宛若山涧溪流欢快地流淌。我一口气干掉了三大碗,从那以后,姥姥爷在我心里就和好吃的画面上上了等号。

后来我去西安上大学,姥姥爷专门赶到火车站接我。他等在出站口,高高的个子十分显眼,精神矍铄,白白胖胖,笑起来像弥勒佛,丝毫看不出年近古稀。那一口普通话,很有董浩叔叔的味道。

姥姥爷提着行李,带我报名,把我送到学校八楼宿舍,帮我收拾好床铺,然后就忙着去赶车。那天他穿白色的短袖衬衫、麻灰色裤子、棕色运动布鞋,不时拿出手绢擦汗。后来我才知道,当天宝鸡下雨了,姥姥爷到家时,衬衫都湿透了。

独在异乡为异客。十一假期,姥姥爷怕我想家,邀我去宝鸡小住。我坐着绿皮火车,两个小时就到了。姥姥爷依然等在出站口,他带我坐公交到厂区大院,不停有人上前跟他打招呼,我有幸被一路介绍到家。

姥姥爷有两儿一女,大舅舅一家在厦门,二舅舅在贵州,只有小姨陪在身边。因为二舅舅丁克,姥姥爷只有一个孙子一个外孙。每天去幼儿园接送外孙小雨点,就是老两口退休后的主要工作。每天早晚,姥姥爷都会给小雨点煎上一个圆圆的太阳蛋,享受到同等待遇的,只有我。

姥姥爷有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,臊子面、羊肉泡馍、红烧肉、擀面皮等都是小菜,他用各种食材编织出一场场美妙的幻境,让我的味蕾如同繁花盛开。渐渐地,这里成了我的另一个家。我总是空手上门,满载而归——水果、点心、牛奶、油泼辣子,还有那坐上火车才知道藏在哪儿的红包。姥姥爷亲手做的,味道足以秒杀老干妈的油泼辣子和玫瑰咸菜,每每让宿舍的吃货们羡慕嫉妒恨,和我一起三天干掉两大瓶。

姥姥爷身上有着春日的鲜活和秋日的爽朗,他每天

早上五点半起床出门去公园健身,回来时会从路边小贩那里买些新鲜蔬果,再从门口报筒里取出当天的《华商报》。吃完早饭,他就戴上眼镜,坐在沙发上看报。他思维敏捷,极为健谈,经常跟我讨论时事和八卦,带我看他最喜欢的主持人董卿的节目。他说得最多的还是大舅舅家的晨晨。晨晨和我同龄,在石家庄读大学,每每提起他,姥姥爷都能滔滔不绝说上许久,眼睛里仿佛点亮了满天繁星。他说,晨晨人缘特别好,他去学校看晨晨时,全班同学都叫他爷爷,他给我讲晨晨的专业、晨晨的恋情……

毕业那年,晨晨去了珠海,成了一名光荣的教师。姥姥爷说,晨晨和女友感情甚笃,珠海的房子已经买好了,准备等女孩研究生毕业就结婚。噩梦如飞流直下的瀑布,让人猝不及防。工作满一年,晨晨突然在办公室昏倒了,送到医院后再没醒来。大舅舅一夜白头,瞒着姥姥爷姥姥爷,但纸终究包不住火。

最凄凉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没多久,身体硬朗的姥姥爷便因轻微脑血栓住进医院。我再次见到他时,他还是穿着白衬衫,眼中的星光却早已碎裂成片,满是悲伤,皱纹和老人斑也赤裸裸呈现出来。

前年,姥姥爷回来过八十大寿,当时我家宝宝已经三岁,他又给宝宝包了大红包,一直夸宝宝长得好看,让我用心培养。他的眼睛里有泪光闪过,我想,他大概是想到了晨晨。

去年过完年,姥姥爷去医院做检查,发现脑子里长了瘤子,还没等到春暖花开,他就急切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走得太突然,我心里空落落的,似乎所有情绪都被彻底碾碎,酿作一杯苦涩的酒。我给自己做了一碗臊子面,向来钟爱的口味,变得苦涩难以下咽。

我的爷爷和姥爷很早就去世了,某种意义上,姥姥爷充当了他们的角色。那些温暖的记忆,时常浮现在我眼前。姥姥爷,你和晨晨相遇了吧?你们又在楚河汉界大战三百回合了吧?小雨点又长高了,已经一米九了,姥姥爷身体也很好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我又想吃你做的臊子面了。